

覺

非

齋

文

集

竟非齋文集卷之十三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博選編

蜀府紀善告文黎紘校正

序

送山東叅議孫君赴任序

世謂詩能窮人豈其然乎詩果能窮人人窮方有為
詩者然則非詩窮人入窮詩乃工尔吾於吾友子良
孫君信之矣子良昔從太子益蔚為名進士出入館
閣十餘年拜兵部郎中履道坦坦未嘗詎
當時居
行輩中詩名猶未較出也後以非
詩交趾十年
詩無聊賴離情激一發於詩而後詩始工及召還
拜叅議之命履長途冒艱險進退靡倦三二年間所

詩視謫居時憂益深詞益工既而解蹇忘介抱釋
若安於無事矣而又奉使河南徵逋租數十百万
星月萬風露自迎都至於下邑無不遍歷上畏王
下恤民隱其間登臨弔古觸目興懷託物感遇無
形於詠詠憂而不傷勞而不忘讀之令人瞿然起
然則子良之詩之工信矣由於窮也夫窮而通天
自然之理今往山東居永流宣化之地
中明四方無事上有方伯之奉下有守令之屬而君
從容吟贊於其間無沈因憂樂之悽得和諧淳厚之音
趣休休之暇與僚吏燕集必有汪洋渾厚之音
可以宣政化而掩風雅者如是則子良之詩不獨工
於窮於達亦工耳隨所遇而得夫性情之正詩之大

成也他日有以見教將低頭拜東野矣君過予辭說用爲君贊

送巽谿先生南还序

大江之西惟廬陵多故家名族蓋其文獻有足徵者詩禮之訓子孫相承而世守之又而弗替今吉水楊氏其尤著者也衛府致仕右長史巽谿先生其芳武間孝茂才于鄉累官至州牧廉惠政所至蔚然其子民服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清脩雅飭而文采蔚然先皇帝封建諸子簡拔朝臣爲之輔導予忝與民服同爲清府長史未數月頃賜誥命推封及其父母先生時以州事留京師遂白執政願棄任就封執政引至上前見其蒼顏皓首不欲煩以有

司之事特命今嘗且同其子留王郎輔導以便餌養
予遂得朝夕親炙時賅其言論於文字政事確有根
據而識達大體每嘗朝會民服侍左右先生悲
而莊嚴而不厲容色若氣足以興起人孝敬每羈嘆
異以為楊氏先世在宋之季累著忠節而誠齋父子
清名蓋世今復見先生父子同朝長才卓行輝映
後先何揚氏一門之多賢耶信乎文獻之懿足以貽
謀於遠大者如此 今上皇帝即位先生既受恩
賚復得告歸省丘墓行之日府之僚佐集餞于都門
之外且徵于言予於民服有僚友三好而先生齒德
咸在父行詐容以言不文為辭因頌述為先生壽繫
之以詩曰 晴維仲秋宿雨初晴冠珮雲集祖餞郊

洞朱絳脩飭金風持觴滔滔河流莫壅子情王程
肅肅歸路駁駁聲聲曉於林有完其陰餘慶未艾世澤
榮休休依桑許悠悠此心登此美介壽亦有旨酒以
崇孫子燕及朋友黃耆船背童頷白首天子万年
五福具有

送周長史南還序

昔我太宗以文德治天下獨用儒術永樂初臨軒
殿試進士擢茂才異等者置之中秘閣俾盡閱閣中
四庫書作為文章且命之曰唐宋補韓柳歐蘇善無
文豈我朝獨無其人亦輩宜免之初內府缺筆札
大官日餽豐膳月給中帑燈燭醫石千緡預其選者
二十有九人而僅授半之恂如其一也予時脩貞翰

林日復與諸君游處甚稔恂如在衆中靜專和平過
漫演述日宣其績而府出之沛然以肆馳騁上下至
不可禦予竊嘆若是進不已古人不難致也後予以
憂去卧病數年而恂如出為刑官衆咸謂用違其才
予聞之獨喜曰理明如恂如恕如恂如必能使下無
留情懶復督運准甸衆尤不以為宜予聞之則又喜
曰敏慎如恂如善推心置人腹如恂如必能使人樂
於趨事而不怨已而果然予自謂知恂如衆莫予過
也洪熙改元仁廟封建諸王選人為輔相執政薦
恂如為長史予亦在列復自愧曰漢有賈誼董仲舒
予何人者其賢必若吾恂如斯可矣且府緣多暇而
恂如天分至高終日謙坐幕幕大肆乃於李問他日

以文章政事見諸論著雖漢唐宋數子馳騁上不為
一代名儒以昭。先帝養育之盛心予則深有希望於
向如也即得志為特相一時彼此得失何如哉顧予
蹇劣乘朽志欲務此而力不足譬諸駕馬之於駢驥
既不能追風轉群惟有顧影增慨念高何為哉秋八
月恂如得告歸拜家慶刑部主事廬陵劉教三繼嚴
珊過余曰周先生旦行先生能無言乎予曰聖朝
錫命之榮周先生其庶之樂贈言者一再陳之矣不
容更以是遺告也二子亟請不已因叙予所知與所
願欲者歸之俾為尙如贈行

送地官武卿郭公歸省丘墓序

洪武戊寅公守三衢寔時為開化縣令生公每行縣

視李坐講堂進諸生講經書要義承不以是為誣薄
每進而教之一日嘗命寔說大李中庸序粗識要領
每當骨隆處公輒首肯再四既罷極而笑曰人言比
入善說書豈其然乎自是每加獎勵瘞毫以有成後四
年寔忝官詞林而公入朝為御史出忝大藩憲民無
以長如赤子矣恐傍徨無依若老號百人奔走公
顧列狀乞留既不得命咸齋咨涕洟不忍舍去其
遺愛在憲至今如一日公後由參政入資司徒兼大
僕卿寔時備員官僚每拜公於私第必引留竟日酌
酒笑談亹亹不能休嘉時令節公不以鄙陋為嫌枉
顧者再焉今公位益顯德望益隆自喪完祭無足以
仰副庶心故每出遇公於道輒引馬避匿幕公釋有

踰越非敢簡慢以自疎遠也近者公得告歸省丘墓
同之宦游京師者若干人在公典郡時咸列諸生乃
相與謀曰司徒公有行豈可暗無一言且以命定寔
惟公之厚德碩望簡在帝心出於輿論豈寔之言
可得而輕重第以郡人愛戴慕悅之私與區區辱知
遇之深有不能已者乃言曰昔吾鄉清獻趙公閑道
在宋熙豐間正色立朝爲人中標準晝之所居夜必
焚香告天蓋以其無媿於心故也寔竊謂公之宵次
光明正大清獻之流也於台鼎輔轄之寄將更齒猶
俱升豈止於是而已哉公尚益勉焉若夫荷國家
寵灵以光昭其前人者人皆知之不以瀆告也

送太常卿兼翰林李士揚公序

宣德元年春三月既望太常寺少卿林子士楊公弘
濟被命歸省真母太夫人于時不得見者十
有八年矣先是公由翰林編修入閣侍郎于
仁廟於春官丁忧太常府誥事太子洗馬司
起復屢欲歸寧而竟不果行是之謂同經
者太夫人年高益食益壯逾晦十年不得快
公在萬遠念不得見母卒留食息恭慶使至其
妻張襄也日必得復見寧自稱永樂甲辰公勇
以翰林為奉天賜誥命太夫人受五品封是歲
八月起拜太常卿推恩上及二代太夫人加封三
國初江陵人有南徵之戍什伍連屬楊氏家身
焉其地在瘴鄉往戍者多不得生還迨達無還者

夫人甚厭之至是上以諭詔復其家公在原脚勅書
還報而加封之命適至太夫人被二品命服北面稽
願諸婦孫皆羅拜欣踴以至感泣公令又復衆呼南
遷計日抵舍太夫人童顏白髮雲冠而被坐室上公
坐之象笏拜于階下諸婦孫先後奔走奉禮于前
此之時更不知天濟間復有何深意也以此也
帝泉幣白金文綺之錫綯繢稠疊之珠黃金錯
無與與父兄宗族侈士之賜主之效用於時時
光寵可謂盛矣雖然實才之固有以之固有以
是以兩良相逢功業竟成而令名流焉為老公
固方識卓為一代諸人而若臣之子此豈
哉吾松之志非虛也

頃其親而已

也顧議之不肖者

已

日涉吳公所

知矣吾夫盛德曰

始

公深有遺焉

送梁經野

上

天下之事凡可以

者

莫之致

者天之命人之能而

能

或有時而不得

大之命而得者不

能

而自無不

然人往往

不

肯舍智巧而專俟於天何哉蓋由其有時或出

於智巧而梓得者焉殊不知於智巧而梓得者亦

不

得

命也若曰不由命則凡天下之事皆可以智巧為之

矣予觀於梁仲輜而益信之仲輜泗州人少孤失

生質朴良善宗族鄉黨比目信之洪武間子由父本明

先生為泗州太正喜其質以女歸之末年

太宗早

帝入正大統道謁。陞通州李生二人持牒希
安江淮之民甫出境。人皆遇害。惟仲輜二人得脫。
以功授虹縣主簿。明年改桃源簿。在官十年。無他異。
能待已待人。一以貧賤良善郡太守以下皆信愛之。
未嘗遇以非礼。吏民亦不怒。處裕然安其位而無怨。
尤官滿陞保定經歷。憂去官。改南陽府事。上接不
無变其初志。故得謁人亦然。今年六十四。以老引年。
例得冠帶致仕。仲輜有男子六人。女二人。皆畢婚嫁。
孫男女且十餘人。而夫婦偕老。筋力未衰。強食善走。
趨不減往昔。諸子皆克裕蠶歸。守先人舊田廬。或為
士或農。或商。足以從容娛其老。景樂何可言。計其居
仕途三四十年。無少分玷缺。而始終亮好。又如此。

果其智巧得之。豈抑天之命歟。世顧有神智巧而不
免於剛辯者。何如耶。前大司寇金公寬厚長者。致政
家居已十年。生將八十矣。於仲福卒為之葬。居焉比
隣。歸途逢杖藜嬉遊。田里間使後生小子見之。知天
之所福皆忠厚良善之人必有以興起其向善背惡
之心。是又有補於風化也。予於仲福有姻戚之好。喜
其歸也。叙以送之。

送廣東道監察御史王君是任叙

正統元年。廷議以御史所職在振揚風紀。以尊
朝廷使百僚肅肅各脩于位。無有憲忒。其責甚重。不
宜使新進少年當其任。易於生事。以質愆於下。乃
勑大臣奉老臣持重。卒識優而更熟者署御史事。

閱半載考察其行能果稱得拜真御史時中外
者若干人懷玉王君益謙在列夏四月授廣東道監
察御史 陞辭之官鄉鄰宦游者祖餞于都門而來
復言永樂中益謙以明經卒于鄉會試當得教職辭
弗就 詔歷刑內臺以例授嚴之遂安丞乃自奮曰
是豈不可以行吾志哉泣告之日勁正屹立竦竦不
阿鄙自守貳以下皆譖讐之不敢視為庸屬益謙亦
毅然不必回撓在官數歲落落有声以憂去小民至
今懷之服闋采京師平虧鹽擢或謂益謙過剛佐縣
尚不肯少屈於其上官為御史橫徑馳騁孰得而禦
之予曰不然聖賢所謂剛者明健正直之氣合乎仁
義者也予每見益謙與人交恂恂樂易與人言披蘆

肝膽恥為容悅喪冒遇人有急惻然赴救蓋好義倜
儻人也其平日不肯輕屈於人不過求以理自勝尔
豈若世之小人不顧是作而姦姪自好若爭況其更
事既熟卒識愈明正所謂老成持重者也以是而當
風紀之任吾知其有以副明詔矣

送嚴州守萬公復注序

藝祖嘗言宰相須用讀書人後世以為確論予竊謂
豈獨筆相為然由方伯以至守令皆不可以不學蓋
不學之人居位雖有才可以為政而不能善其教雖
能使人畏而不能使人懷由不知大體故也知大體
者不為察察之明不為皦皦之行不為赫赫之名凡
有施於民若身處其地而心體之如是以求民之好

惡而得其心所謂恕也仲尼之門論恕下仁道一等
可以終身行之非謂率之明何足以知之此居位所
以貴乎有文也予於萬公之守巖也而益信之公南
昌人其少也講學於庠序踐履焉實不貴空言既登
進士第為御史益務力行雖執法不回而哀矜惻怛
之心恒若不足宣德中天子以廷臣出刺大州詔
之安民公既至官夙夜圖回思所以稱明詔以民
為邦家之本則帖服豪右培植善類而無告者安以
卒校為養賢之地則斥棄廢墳大拔俊乂而有志者
勸部之政凡有病民未及去利民未及奉者為之不
俟終日嚴先生祠堂故址湮沒首作新之刻文正公
舊記于石而經以新作識者謂公之為政可以踵武

先哲矣今年夏四月述職來京師。謹復公舊任嚴
之士大夫在朝者爭爲文章頌公之美奔屬于道而
遂安。愈春復來徵言漸藩綱洲治十有一惟嚴禡号
稱易治後先爲郡者賢否不資而民心之向背亦如
之至於公則無責賤少長莫不曰民之父母民之父
母是固公之厚德謂非講孝之功有以致之尤不可
也比年郡刺史治有成績召入秉政者已有故事
若必用讀書人舍公而誰嚴人雖甚愛公吾知其不
得而私焉

送貴州按察使應公復往序

洪武己卯秋予始識四明應公于錢塘時方就試鄉
闈公乃以葩經有多士明年登進士第授閩之德化

今永樂初年考績來

官師超拜吏部郎中滿乞都

三知常德府連任北直隸按察使陞貴州按察使公為人

太史夷寬而能恕才足以兼人而謙虛弟矜明足以

華照而含章不察為令為守行其所無事而遺愛形

於去思居天官主憲臬脩其所當為而令聞播于中

外由妙齡迄于華髮自一同以至方尚位信德陞名

與實稱四十餘年之閒履道坦坦未嘗有繩芥疵類

詩不云乎豈第君子福祿攸降公其人焉茲歲之春

自貴州以述職超行在天子以南粵之壤

荒服之外奮勇為俗悍輕易恣苟不得卷成持重之

人以綏懷輯寧未易格心乃詔公復还舊任

辭之旦親交之好同門之良出錢千祈達既張五

觴孔嘉蘄子贈言。公宗交際子。每恨與父早

而交

淺心慕而跡蹤是用忘其無陋以徇諸君之請公其行半其二三閣老方從容謀謨於廟堂之上以補

叢帝躬皆與公聯名黃甲易曰拔茅茹以其彊正吉第恐南微之氓不得又私公之忠澤也矣

送福建布政使吳公復仁序

長陵初正大宝誕敷文德永樂初

詔徵石渠虎觀

故事大召天下名儒督太学儒生衆數千卷大中

祕四庫書繙閱校理網羅見聞以成一代大典謂之

繫字字以載事包括宇宙汪洋浩渺不見涯涘然提

綱挈一領并井有緒繼悉弗遺閏十年始成四明吳公

好德特為札科給事中以文卒被命為文淵閣纂

脩宣公為人沉鬱寬厚而問李該傳每錯綜群籍
別異同鉛下之士經承指畫動合程度無有抵牾而
公之自得日富矣起書成拜儀曹員外郎於稽
古社文之事斟酌頗益歸之時中祇承上下百執事
治秩滿陞陝西按察司僉事陞會府參政秦恪厚輕
卒不可擾民服公厚德不令而從九載考績陞福建
布政使而閩中父老猶懷去思其莫南服也以雅量
鎮其俗獎拔忠厚而撓浮者息優礼持重而躁競者
退三省僚佐雖惟口景行皆自以爲不及其譏毀而
歸也朝之故舊宿有好言鄉之後賢咸慕先達出祖
所以成勝餞不夷非薄要以贈言憶往不覺之
不宿詞林同領纂脩之命固常識席編纂之

洪武三十一年而卒之德宗嘉靖三十二年
大自顧寒劣日就衰棄幾言之長子太常卿公
不自資蓬麻企望始知其高遠之不可及也公其
乎哉皇上聖敬日躋實出天縱公卿大臣等用老成
持重之人益欲恪守祖宗憲章以定民志而錄清
簡寧一之化也有若公者其人焉即使專於一方者
庶於天下又奚不可哉

大明故資善大夫礼部尚書兼

革善殿大學士邢臺張公挽詩序

宣宗皇帝初為皇太孫太宗嘗稱其有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幼翰林春坊儒臣莫妙選天子之器
講讀管日誦求二帝三王周公仲尼之道終沐開尊

以輔成

聖學邢臺張公于玉時以吏科給事中預

其選

仁宗朝宣宗為皇太子荐擢公春坊司經

局官及即位以舊臣簡在再轉而為禮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以奠南服優崇顧遇無有比倫正統

元年九月六日以疾卒于南京居第年六十二其孤

祥奉天輦北还次年某月日葬邢臺郭鄉先塋

朝廷遣官諭祭并勅有司造墳墓所以隱乎豐終

者備如邱此祥復走京師求當代名賢為之紀述將

植石于神道追納于幽以昭不朽詞林編

榮者追傷應悼著之盍什祥以大宗伯胡公之孫也

求序憶在永樂甲子嘗未官禁垣每見與

接言論於密室陰後公雖致高官

心去年予往南京候公于居第時公已娶疾強起揖
拜竚語不能休暨別後將謂公日就平復孰知其竟
止於斯耶嗚呼若公之德業位望膺累朝隆眷為
一代達尊群公所以道盛德而無悲傷者不待序而
後傳亦明矣然而孝子於其親無所不用其心則必
祥之志有不可拒者况重以太宗伯之命乎序以歸
之不知其僭也

笠湖紀遊錄序

先師以洪武癸酉春至開化永寧公未就第而卒
工居開化十年其高情雅望清風峻節以故食俸
而厚財薄以身為敝者其切磋在眉眉以垂白詩詔
為人所者之下哉寔游庠序時獲始終待其健者如

其年夏先師不以寔不肖復見期之往往過情願以
奉勞金不能副所望愧多矣之編乃越上鎔孟
熙先生所述蓋先師退竹乘山時與孟熙諸丈遊
鏡湖之日祚志也先師即世琴書散逐翰林陳君某
居先師壺底子弟於其文膚不續每得詩文集字輒
不忍棄故於是編尤加珍安間以見示俾識其右因
念先師在開化時委身勝日轉携二三知友或登高
攬眺或臨流翫泳怡和暢流動充暢當其快起而
自適雖萬鐘子焉曾不足以累其靈臺而可以
不及知必觀茲遊所紀易也皆然具蓋與浴沂
氣象略同又非辨痴於煙霞泉石者之可比也是因
依型範之而無成空無伎盛德名言著白于世視陳

君之階官於此不以多矣判事書干右東非敢爲余
也用志歎也

送江公善令陽武序

士以科目發身榮美初命服七品服貴矣得百里之
地而專掌之佐有丞簿幕有長史易走簿書之吏恒
數十人小夫賤隸給使令之役者又數十百人吾則
閭境之人安怒則閭境之人懼以一介儒生勞效未
著一毫而至是不可謂之輕矣且有司之職大而方
牧次有府次有州最後而為縣方牧州郡位雖高去
民遠即有所施將不可得令居一縣之間田野之
細民曲於其鄉必往直於縣民之疾苦可得而周知
亦賤窮厄之人又不難於感恩一事之利衆樂其矣

吾見令之易為也或曰因賦力役之征里巷之訴訟無一不由於縣而又臨之以大府廉之以按察之官督之以部使者之威應接之間固必致禍柰必取辱上下掣肘動輒獲咎吾見令之不易為也果何道而可曰吾心無欲清明在躬度其當行者盡吾性不若好以小智自私籠絡上下以欺衆徼名而自謂曰能吾弗容之矣江君公善予知愛之友也以進士身初得陽孟令語別謂予曰向以教我遂告於此公善為人直實耿介無纖毫支離矯飾大本得之矣然而性簡直而不喜繁或者有偏聽之患今當天授人之時審其言而夷觀其行毋信之遽也孔子曰潤之譖脣受之懃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忠也

已矣請事斯語同志諸友宦于京師者哀翰林羣公詩贈行書之為序

送監察御史戴弘演還天台序

天台多名山山之秀氣鍾于人故人才之生於是其文文字行義往往有過人者昔賢姑未暇論以今觀之予嘗識而知者若監察御史戴君弘演廣信守錢君仕復皆所謂傑然者也永樂初弘演以名進士選入秘閣為纂脩官憲易謹飭而雄然官卑文采識予所畏愛而榮交之者也時仕復已先達由刑部員外郎出守安慶治郡卓異名聞中外尤予所畏愛顧榮交之而未得者也後予以內難歸三衢卧病山谷間數年聞弘演以大典告成拜監察御史弭節雄藩揚勵

風紀聞望舊甚而往復再守庶信其地密迩三衢頌
羨之声誉于行路予於二公既夙所愛慕樂聞其善
稱喜而不深前年冬病間來京師弘演適以使事
在吳胥會旅館叙禮未既首及止復之善政與予所
聞無異辭予既見弘演方自慶偏至是益以未及一
見仕復為恨今年春予承恩命復官于朝而弘演
舉使事遂邇迄於道問其舍館則云與仕復同處數
日矣予之喜匍匐往拜各道所領慕欵語不能休明
日二公持酒就予飲留連至晡而別自後或三四日
或浹旬必一二再過從以為常夫何弘演得告歸鄉里
子寧無言矧又有求之者耶予不敢辭因述其先後

恩仰會合之情如以爲弘演贈所以答士復之命而
無致予之私焉且弘演爲名術史歸崇其鄉方將養
靜山林充其所謂浩然者他日復起而施之沛乎莫
之能禦而士復隆元載之續行當寄往方牧声誉光德
業進進未已若天台名山之秀信能鍾于今之人庶
非二子而誰歟第予無以自列尚拭目以觀厥成則
今日之言又後日之張本也

李非齋文集卷之十四

四川典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駿校正

序

送鄭公列子还山明詩序

古之人重崇友道其於聚散恨慕舒奇懷感情之所至必發於声此送別所以有詩也河梁賦手筆於蘇李魏晉以降作者寢廣至唐而盛矣余於其人曰賢其事皆嘗錄其情切至其愚深遠其晦密多所遺失厚和平慷慨激烈無不得宜故其言與其人一博於後世而不泯沒今世士大夫宦游京師者每以詩文錢送歸還大篇短草無虛日逢掖之士操觚應

亦且不暇苟其人皆賢其事皆是見吾固無得而間矣然或非其人而蓋過情之夸無其事而張誇訕之詞精不切至思不深遠也則以庸常汎汎之語應一時之頃者往往有之美若是欲其言與其人并傳於後世而不泯沒若古之人誰矣哉四明鄭君雅言之歸省也其同年友若干人分題賦詩餞之俾予為叙鄭君之德粹然以溫其才蔚然以華與人交謙和厚以名進士久屢清要又多藝能而自視歎然鄭君蓋今人之賢者也故諸君於其行也情不能已而發於言其文筆非過情之其事非誇訥也情切而至思深而遠也非予向所謂以庸常汎汎之語應一時之頃之比也若是則其言與其人並傳於後世而不泯

古之入不難無難矣。雖以無言託與同父
故忘其譬喻而為之叙。若君猶其
父兄宗族者。君年公於送行詩間。見而疊出予故畧云。

送葉太守之官池陽序

天台素号文章淵藪。蓋山川神秀所鍾。當國初尤盛。
予恨晚生。皆不及識。第聞而知之意。其間氣流行於
兩間者。無時或息。循環代謝。又必有出而承之者矣。
臨海葉君孟德。早甚富穎悟。絕倫率明。逎列天下
士。及登第後。為敘官尚書。即能不以宦守。奉其好
務。李益勤作為文章。每出一篇。立意含新。造語必奇。
未嘗蹈襲人故步。援引證據。出入經史。斷制斬絕。而歸
宿於理。殫然其可畏者。竊嘆天台之晚秀。後出而承

之者不在斯人歟然惜其日以拘讞為事敲朴喧嘩
牒訴控他才固足以兼人而志處終不能專一也
不知天欲玉人之成自有其道豈偶然哉孟德為司寇
屬官未終考大臣薦其才出守池陽夫以六品秩超
道二千石固不輕矣籍令得劇郡粗賦力役動輒數
千百万大奸罷訟不可起梳趨承應接日且不暇視
荆楚之幕坐又相信徒何暇他及今池陽為江東美
郡賦輕事簡無力役百方之徵民詳和氣無大姦
訟之俗上官非專事不至無趨承應接之勞終日熟
訟之俗上官非專事不至無趨承應接之勞終日熟
坐黃堂面九華之秀瞰秋浦之清以娛悅性灵而發
舒肩中之靈藻作焉文章以追踪鄉之前輩固不
後也予久居京師辱孟德不以拙耄見鄙每相與商

略文事多見裨益今當別去而同袍之良友欲予有所贈尚可辭邪若夫治郡安民之政所以報

上恩

而副知已者孟德自計審矣即有言復何增益哉

送表弟宋玉成通判遼江府詩序

余少時與玉成同遊李庠存玉成之母予先府君中表兄弟悉而薦於親故寧在辛巳年往來主其家顏遇錚穀者無不至及予後宦京師而玉成真眷官人太李三年歸拜家慶二親皆康強無恙周旋膝下甚暱歲餘復入大李署刑部主事甫餘月二親相繼棄養而向南歸葬存吉凶終喪治塋營塚墓成克申其情事起復赴行在客予第九關月改雲至雨徵江府通判行之日同門諸友祖餞于都門咸惜其補遠

郡奉觴助歸眷眷不忍別又作為歌詩以紓其情屬
予序昔殷洪武伐無功桓征西嘆曰徒深源為令僕
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遺其材爾夫以浩之器量
而亦有能與不能况他人乎是故朝廷之用材猶匠
氏之用木棗櫟矣補綏大曲直咸適其用大庾其峯
矣苟曲直易枉細大失宜吾知其不可也夫刑名法
律之官必得聖察殊數之才則下無留情曹無滯牒
事克儕而職斯奉矣處邊郡為天子牧小民非寬
和慈愛能盡築德之道者未可也玉成為人豈悌側
但與物無忤向使父處刑官終日對赭衣者厭并訐
鞠豈其心哉佐一郡之治無催科獄訟之煩以正裁
之資性居上不陵處下不苟徇拘然先人而後己將

安其位而樂其心志有不待言者矣由是而寄專城
牧方固不用則已用而盡其才吾不信也子其行哉
親交義篤情不能既傾重遠途保和視後便風雨來
毋金玉尔音也

送萊州太守夏公回任詩序

淮南夏公守萊州上計計序中吾邑之士友為號者
若干人早年皆出公門下以久不見公一見驩甚既
閱月將欲別去眷然不能已乃贈率粗錢于國都南
門卒酒為公壽相顧而言曰公昔居吾三衢貢令而
守二十二有四年其恩在細民其祐義在士君子其規
矩在孝校其公道在富強之家心惟之不忘已稱之
不置去郡十年尚猶一日也有惡之者幸其去以自

便無非倫許之小人溺於私者耳今守萊州又八年

矣編民賴其恩士君子仰其朴義孝校指其規矩當

強之家販其公道與居間之日無異也倫許又小人

溺於私者惡之而棄其去以自便亦不異某人也

由是觀之公守兩郡其志未嘗慕父而人情之好惡出

於公私者亦未嘗有異也昔子貢問夫子以鄉人皆

好之惡之弟子告以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夫人

處一鄉平諸事而好之惡之自尚各以類況居一

郡之人之上有官守之責恭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

亦足以見其用心之公矣予曰不然秉彝好德之良

心人比肩有之而可以賢愚而有異也君子之待小人

也寬以容之恕以處之誠以勸之信以孚之宜無不

化者矣豈卓然一超然乎是故鳳凰芝草賢合
以爲美瑞青史人皆曰公之清高亦知其清明世謂明道
先生接人校僞去疑不辭其誠暴慢者無不破其恭
矣不善者何嘗避之哉公之見惡於不善者豈制之
者或過而化之者尚不足歎雖然今之爲郡有若公
者樂人而其之言道若是蓋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公當勉自克以期真所遇而益其所不足使他日惡
之者皆好之以一變音俗而至於礼義則公之令名
無與窮矣公曰吾善既罷能各賦詩以申其愛頌慕悅之
意遂書以爲叙

送鄉兄鄭善與南序

相裕鄭氏開化宦族也善與之曾祖父曰福祥翁元

時為本邑簿一子生四孫皆文雅秀出其長曰文遠尤善奇書家傳善考也與先人南在府君交厚往來過從尊姐談笑或竟日連夕予時在幼齡尚歷歷能記善與性頗悟少游巴岸倜傥好義而任俠不喜鷙皓交多貴游父子改善於於禪菴鑿筑號弄丸九益伎遊之事無不精曉行葦多推重之洪武間文遠翁以非辜謫戍北方善與代父行永樂初由河南調通州居畿內三十年幼嘗以事親故卒醫於靈山室降禪師既通其術而不行及在軍中遇有疾者轉救活之晉名遂大顯曳裾公卿間談笑取捷自其主帥以下至諸將校無弗尊礼之居第於通衢嘉慶疾癘伏勞求救者屢滿戶外至輒應之雖不苟其報與古

然亦不妄作

歷年

卷以

大例得

率還明其交

游肩通州者數十輩求畫吏給送別之圖未嘗不喜成軒
木徵言為華而吾鄉之官游京師者方喜其得遂賜
若之願謀欲袒餞之而限以官守不得去因各賦詩
其上以送之予為之序蓋一斧而兩得也夫人壯而
遠遊老而歸休天下之同情然得遂其願者幾人善
與以旌壯之日驅馳南北四十餘年年且七十矣今
雖不遺道則未嘗無也今而歸休于鄉守先人田廩
立墓以優游晚歲三春時和九夏炎燠與二三親故
循禊溪之花林休湛焉之灌木或偃或仰以觴以詠
秋冬之交晴川一日未黍如雲鶴啄時肥牛羊夕下
猶美足以具膳若壘觴足以悅親戚稚子嬉嬉僮僕

欣欣不知此時此察視軒冕富貴又何如耶善與年
雖高髮髮如漆目視炯然雖過期頤未耄也俟乎他
日引年歸休當存至社溪之上與吾兄引滿談謹終
日竟夕使孫子聽之為後日美談又何異於予幼
時聽吾翁與若翁時也預書之為後會張本云

送鄭景源還常山詩序

鄭氏居常山之象湖也為苦姓景源之大父曰白表
翁寬厚長者誠焉之行聞於鄉黨遇細民有恩不為
無忤并刻削遠近起信愛無間洪武中以土田甲一
遂長鄉民督其賦之輸於牢者歲數十万斛時一縣
不過二三十户且無更代權侔今承他或張威福輒
藉端戶翁獨退然和以恕且戒其子若孫毋效尤他

入及謝世遠近弔哭畢至咸曰鄉失善人吾脩嘒依
其子德傳勿替先志家益富饑由大戶人材徵詣京
師歷試劇司所至著吉稱今以待補得告歸鄉里優
游甚適諸子彬彬則傍焉厚倫品樂超公家繇長為
一郡勸守寧以下具刻目焉忠專之居京師也家又
以富民在道中諸子迭相往來無虛歲猶傳好歸景
源獨留數年今歲夏其仲兄復來代之景源於是具
舟揖戒行李別常與兄來親故刻日告歸前豐城二
令程公琬景源中表兄弟徵予言送余弱冠識仁
表翁於鄉鄉之行革一時以資地相雄長者蓋多有
之今皆寥落不振而縣廷豐大乃屬忠信篤厚之人
大發之於其富你豈無其道哉意今之欲富若能不

以資地相准長而務崇忠信萬厚如鄭公而不為鄭
氏之父且大吾弟之信也故因景源之歸棄道其能
久於富者如是且為世之欲久於富者勸云送行詩
若干首遂書為序

贈鄧先生宗經歸潛山詩叙

洪武間先師雲流張先生居開化宗經自渙陽起焉
廬陵教官由開化取道之官為先生留學月廬陵解
公時在翰林有送召宗經叙補宗經所為詩得杜少
陵所謂溫李類而蓋不足多也宗經後由廬陵典教
潛山縣樂淮右風土之厚遂卜居之負郭有腴田三
十畝宅一區美竹樹環之石砌中流泉瀲瀲循陰陽
晝夜有韻向類過從者非文李之秀則方外清流也

祥瑞詠窮日而止不知身滯殊鄉而

之將至也顏

其莊曰頤老賦詩自况考續來

京師引疾辭組命

下將翩然而南以傳東里先生與之有旧遺之以詩

意謂

朝廷方招致巖穴之士而宗經乃決去宗經

意謂

聖主所注意若華野所謂之大老甚自視與

輩相去遠甚不歸何俟人

謂宗經知是宗經亦自

以嫌其素願乃錄所賦

頤老賦詩以畀予且徵言

詩所以言志也凡雅以降莫或終唐而少陵又唐之

集大成者然遭時喪亂流离困苦故其詩率多痛心

歌首宗經往年謫湧陽有詩數十篇紀其行役解公

所謂得以陵之肝脾者豈謂是邪今而退休於全盛

之日以遂其煙霞泉石之性時和歲豐與田夫野老

和忘於塲圃間。李走益引滿醉而發為歌謡。心有追
康衢而和擊壤者所謂得少陵之肝脾者也。又不妄
多矣。詞林羣公有送行詩。書之以為叙。

送廣東憲副賀君赴任序

有天下國家者。資賢以共治。古今之通議也。是故求
賢者入主之職。而薦賢者大臣之事。人主不務求賢。
而獨運其權。則恩不能溥。万物皆臣。不務薦賢。而獨
專其任。則慮不能周。百職是故聖若堯舜禹湯為人
主。必慈孚孳於求賢。假若伊傳周召為大臣。必汲汲於
薦賢。求之者以誠心薦之者以公道。此古昔垂時所
以在野無遺而方邦以寧也。後世之人主能孳孳於
求賢。大臣能吸於薦賢。務是則始治否則亂。良嘵哉。正

仁與時然可見也

子鑒前代得失之由故於

平賢固治風化究心此嘗一舟粉公卿大臣共率在

廷之賢者列為郡守矣斯年之間治有明効而

上好賢之心惟日不足萬幾之暇賦招隱之歌作猗

蘭之操以寵鵠董臣其思誠而切其旨婉而微其音

大以遠庶期在位之賢優游涵泳以感發其技茅連

茹之心在野之賢優游涵泳以興起其彈冠繙縫之

顧益欲使天下之民峯安如唐虞盛時也於是大臣

思有所副答皇上之心者乃復於朝著中拔其尤

良者以名聞天子覽焉思惟藩臬重臣守令之師

表必得其人庶可以黜陟咸否乃悉授以方面之寄

於是往林賓君某由湖廣道監察御史擢廣東按察

司副使朱衣象笏拜。命以行君始由進士爲御史。
端飭之行，勁正之氣，疏通之才，聞於中外久矣。是行
也，攢轡而賦吏道塞，惟而邊氓懷使海鳴。先生泳涵
於吉教而不自知，若是則君之賢以天子所求以
大臣所薦以有益於天下國家者，顧不偉哉！行之日
其僚友監察御史梁君某徵言以贈於是乎書。

江處士挽詩叙

永樂辛丑秋九月某甲子處士江公以疾卒于開化
小山里之第。其孤子頤方為南京太學儒官。許聞嘒
反走京師得告南歸。顧行過余泣曰：「某不幸先入棄
之。」不肖孫某恐後壅期，嘗手錄世系行實之槩，取銘
之。而兩京縉紳先生相與厚者，重哀先

人之必作爲詩亦既成什其雄詞雅韻固足以垂
耀不朽然欲求其不待人言知之深者寧有過於先
生乎頤得文以弁其首使鄉黨有所取信而後米者
之足徵先人有知九原其色喜矣予不敢辭念自弱
冠識公承不鄙夷即命諸子從予游日相親與予常
以父之執視公公毅然弗自屑緣未至一餘年其間
睽離聚會固不可常然一見未嘗不留連盡拂衣去
廬山宴集之勝或翳翠木縫清流促席而藉芳草泛
舟而乘涼月不知一歲中率幾回也前年予別公赴
京師公送予至舞雩亭下執予手謂曰老生與吾子
別而復會者數矣不知此別向後再有握手之期否
嗚呼予方憇公壽考甫寧以需後會孰料公竟正於

某公以孤卓然能自樹立力足以克其家者
人多宗族分之喪葬其遺孤而嫁其女者若干
人尤注意上世丘墓猶禁田禁樵採為諸族倡深沈
多智料事當否計後富成敗若燭照數計剖析人是
非務厭服其心公四子皆克成立伯季既以儒術取
顯仕而叔仲居家孝友諳孫森然芝秀而蘭韻而公
優游者年好撫今終以常情觀之亦可無憾矣殊
不知卿之老成人晚進小子無所則倣雖不識公者
尚或以舊況交之馮知之深予者耶而於公之歿
既不得憑棺一慟又不得與執紼涕以送公之蓋故
於序諸君之詩詞雖不工而情旨獨至不自知其潛
瑜也若其世系行實之詳與平生日月具在墓銘茲

不復齋

白石八詠詩序

東南羣山三十里有地曰白石在五山之北南通
八閭山水奇秀為一邑之勝余友徐君復之性
也君昔未仕時以山水自娛朝之游詩甚富
所居近崇之勝為八詠居之東有山逶迤而
迴環矯矯翼翼若游龍曰東山虹峯南之山則有
蔚茂密或圓或方如冠冕章甫尊嚴端正曰南山祖
祖延亘而西遙望諸峯在青漢間當玄冬雪雲霧
至盛萬仞直立曰西山晴雪其北則蟠龍左來右去
閨澤喬松蒼柏煙靄葱蒨木世之丘墓在焉曰北嶺
松楸諸山發源匯流其下泓渟湛澈練鋪碧甃及若

日麗丹桃吐花綠波溶漾日柏溪春水山中

山

水

山

水

山

水

山

水

山

水

山

水

山

水

下通于深空穴窓鑿邃其深以測脩鱗長魚游許出沒

曰石洞遊魚鑿石爲活活水有源中宵月明靜影涵

碧對之令人心空慮忘曰方池夜月山之項奇清削

玉嵐光雨無朝煙暮靄卷舒無時對之令人意曠神

怡曰白石晴雲凡此數者或當三春和煦立夏炎燭

凝氣之澄清玄冥之固沴與暑朝暮之間子憇方艸

莫不睹其勝於目而契其妙於心焉雖南北宦游而

鄉山之景未嘗不往來于懷工於詩者形之歌詠

唱和成什于聞士君子託迹山水間并徒以玩物適

情留連光景而已也蓋將倚枕其性情消磨其才學

以承乎至道焉是誠於是而有得於心不遇即其所

居之地以樂夫日用之常得無入而不自得矣君以
郡文率宰原邑入爲義胄負外郎出從大藩幕賓
賜中外三十餘年其間寵辱不驚煩簡一致非聞
過而有得失心者孰之乎屬其宗人懷安令拱辰將
之官徵予叙其八詠之什余別君未十年書之以當
問

贈監察御史王君復任

字優而仕上之業也以科第登第業之精也用之不
逮其才時斯遇矣士亦既不欲之以從之蓋藉其聲云
而遇者為難予幼時粗知焉季見有以待日入仕
人皆亲之心竊其風馬既冠之度予又見有所進士
情之者弭昔下邑其風如秋霜烈日人皆畏

之德。歷所被。如時雨甘露。人皆愛之。尤羨慕焉。及壯而忝官于朝。每見立於角雉塲。屋若業鎗精而屢。于有司待官銓衡者。才既高而不得為御史。而庸常者或不點而得焉。則信乎。命由於天者。人力不能。游也。夫激濁揚清。代天工以司視聽者。其責甚重。而求不負其責者。甚難。固非庸常者。幸得而當之也。是以。剛則威。柔則慈。慈則和。惟寬猛宜焉。從昧則黑。過察則刻。惟明恕免焉。而又克勤以濟事。克儉以守身。斯可以不負矣。蜀郡王君宗。儒永樂中以明經登上第。拜監察御史。益精美業。而遇者嘗一再持節。按歷秦。其上據寬猛之柄。銷去強梗而柔良者。植周明。怨之公旌別無能而貪贖者。化逮其鞠淵也。下無姦情。

吾無滯牒勤而有濟者歟門杜私謁薄於自奉
有守者歟夫如是所謂激濁揚清代天工而司視聽
若君者可以無負矣豈膺此而幸得者企其一二哉宣
德改元會朝廷推舉之榮二親君得告歸拜家
慶繼丁母夫人憂服闋奉厚師許復拜御史而太
理少卿王君邦彦吏部郎中楊君逢泰暨郎官堵
者喜君用宜其才徵言為賀聖天子方務肅崇周
紀以又安海力如君之才與譬若驥驛駘於康莊捐
風檣於溟渤極目万里朝發而夕至於抵遠大也何
有予雖未獲與君接盃酒叙平生歡而少卿郎中二
君頗辱知已因二君之所重益信君之賢矣遂渠道

之

蘭圃遺稿叙

詩之綺麗易工而平淡難到纖巧不足貴而渾厚典雅可喜此古人論詩之至言也然詩為心声心符其所養則發而成古者出于性靜之正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錢塘周可尚先生早游庠序從始豐翁先生李易明於進退存亡之道以親若不佞杜淮事親以孝聞雖處城府而浩然有山林之興於世利紛華一無所好暇則獨與縉紳逢掖之士憇覽湖山之勝以詩酒相與娛樂酒酣寄興於詩以陶寫性情不事雕琢而天趣独至五言古詩摹韋蘇州之平澹取行希踪大李律詩取法杜少陵絕句蓋亦不出唐人矩矱拾若干篇題曰蘭圃稿先生歿嗣子刑部郎中某持

以示予且曰宋人自一所作多不留稿得之他人卷中僅此耳詩集子孫以為訓顧有序也噫詩豈易言哉三百篇以降惟漢魏近古六朝則漫以流靡唐人一变其音節而李杜韋實為大家余先生之詩於是焉則倣非取法其上者歟去世之謬妄刻畫者遠矣因其庄以識其性情而求其趨向庶幾有德者之言也苟不如此豈其得以光耀身後之名厥有由哉

送尚書公致政序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創沙陳公以疾久在告數工疏引年天子諭留之至是章復上乃始得請秋九月詔公乘傳南還優禮備至公卿大夫

祖送下都門車徒相屬鄉鄙宦游之士復來徵言
為公贈洪武中公由鄉貢進士與教始興改四明之
奉化永樂初以纂脩大典辭召赴闕又明年擢給
事中上時以皇太孫就侍於外大宗皇帝妙擇
廷臣之文行且優者為之授經而公在首選啓導引
翼必正必誠仁宗即位改左庶子宣德丁未趨遷
今官又詔領文太子知名之士日侍文華殿以待
顧問公為人襟抱坦夷性氣和樂接人如光風霁月
可慕而親由文太子官歷踐台輔自侍衛人無變其始
故誰於寵遇方隆之日深懼盛滿力陳廢棄不宜固
恩冒位以糜費大司農錢穀中誠剴力惟再惟三
皇上至仁俯徇其請亦然送禡綵舟于邁憶童時之

鈞游望桑梓而敬止進退有禮俯仰無怍去就之際
有若公者其奚間然昔唐宋諸賢以高年碩德至政
有香山洛社之會以齒不以官用淳厚風俗而樸篤
太平公之歸也尚當強食善攝底于康豫訪合朋輩
以成勝集行將見之若僕者自顧計博寡數多公卿
舊第以位望相懸遂成疎間而心實不敢自忘也他
日得解組南歸閩淵之交相距不遠當以書自通於
下執事願附末席若公不遺故舊庶或可得也故因
郡人之請而自致張本云

齊文集卷之十五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司陽黃守侯

蜀府紀善書文叅校正

序

雲溪八景詩序

在之淳安縣西四十里曰雲溪著姓童氏之居也童氏代多顯宦國初有字如會者讀書行義而不浮仕進雅愛山水之游嘗與鄉之縉紳名士合以策杖得近境之勝尤八焉環溪群岫如嶂而數岫盡起雲漢間膏雨乍沐葱蒨相射嫩碧可映日天晴翠前一山徊翔而未昂脰振翼如奮然騰飛而自舉其鳳崇岡後負其逸若奔其踞若蹲石洞中深邃有

人居之巖巔雄奇曰虎崗仙室溪再折而東少平岸
釣一碧如練艇維柳下人不病涉日東渡櫓南有
平湖數頃万象涵碧清風時至縹渺森森曉月隱
以冰以游曰南湖落鴈東山之蘿林壑迫深谷與以
衝而蘭若擾其勝焉飛甍畫檣蔽處未清簷生雲
旦旦弗爽曰息林曉鐘東北一里許稜脊環拱隱約
灌莽古昔相傳為王子潛隱之第物運交遷而漫山
不改登臨弔古慨然興懷曰古城舊隱溪之西危崖
如亭俯瞰澂碧盤陀在下可坐而垂綸曰懸亭釣磯
搃名之為雲溪八詠各有賦詠以紀一時之勝遠近
士大夫工於韻語者倡和成什如會即世其孫進慨
云率之不輯將先德之遂湮乃徵同工繪八景之圖

彙次諸作卷。應成快求子序而傳之矣。天下佳山水
因人而得名。因文章而傳世者其衆。觀其紀詠一時
之樂。未嘗必其傳於後世。而後世卒傳之。蓋由其有
可傳者矣。雲溪之八景。因董氏而得名。因諸公而成
詠。寧無有足傳者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又烏知
是什不為後世之矣。談家予所以為之序而不辭也。
惟字上才以文字從事。冬官尚志。而好尤怪懶。以是
什不傳。為懼可謂能繩武者矣。

送職方郎中王君趙任序

守令之夸。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卑於賢士大
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補
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問

閭之細民田野之鄙天朝鄉鄰屋之
曾致讐言不知觸諱成杖而歸之斯
觀風者所以採民謡而識籍吏知教
交至帝卷永樂中為深澤令在縣直
以義化字之如于婦配其男女長養以
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庫賑民遠近
贍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称月而竟迎
舞墳道又嘗遍疾篤危民榜從奔走以
神詣醫救療之無不至疾間則刲羊豕
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殞絕去縣之日
善政為歌謡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為
朝官告歸至於長安西門其民者不喪教有望

歸石亭來其事若歟才人不決旬而成此予所
目見者也及北歸於江同知首奏免通租數十方理
察獄活無辜民以辛勞劬勤於民隱如居於澤特細
民憲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疾田公事至義縣求直
者疎疎然相屬於道至撥其舟不得行予適與君過
於鴻臚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視君之前為其得名
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亦止稱於賢士
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美直不知視古之循吏又何
如鄆內娘服除喪日席上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
言終上以為職郎中我國家太平六十年
內外軍政雖有底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寧
合填補每無蔽諱紛糾之弊皇上以取塞心於此

分遣大臣循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别其是非真偽
以為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核之法國至五年其
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莅其事三二年間枉屈之士
者悉聽於司馬門紓時閱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創
陳死者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為知已
者用則將庇已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伎倆者直抑
者卒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
之才之德為大臣之所薦聞為天子之所奉用可無
負矣豈不穀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
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子生陳櫟君之嫡女也以
郡人之意采徵一言予辱與君有僚采之好故因贈之
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裕澤漳之龍望人平甲甫

淮士第博孝善而文章韋其引號六

故翰林李士沈先生挽詩序

吉之發原於七情而哀居其一焉哀生於慕慕由乎
德故德有小大則慕有眾寡而哀有淺深焉昔堯之
為君也其德光被天下故其殂落也百姓如喪考妣
是天下之人慕而哀之也不惟聖人為然賢者亦各
箕所及而致之五殺大夫之歿也隣不相眷里不巷
歌子車氏之良殯非其命而黃鳥之賦興是國之
人慕而哀之也田橫稱義自裁從者寄志於紳冠是
其徒五百人慕而哀之也小大眾寡淺深之分固不
能同然由德以生慕由慕而與哀發於情之不能已
者未嘗不同也古之人臨喪必哀然亦有節焉是故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傷者哀之至者也哀之至而情不能已則又發之為嗟嗟氣嘆以成文所謂有也是故其招也有此其祭也有誄其哀也有舞其哭也有詩歌短長高下之有節抑揚轉合之有章悲思感慨之有情皆所以宣其德致其慕而泄其哀焉德無溢美則慕不過情而其哀之發也中節是蓋有其矣矣不爾奚貴焉翰林李士沈先生之歿也天子諭祭以文名公為之表誌詞垣縉紳之士或誄焉或哭焉或辭以哀焉或詩歌以哭焉不一而是也蓋先生敦孝友之行樂恬靜之天受知三朝父子兄弟並列清要而能以著為禮文章翰墨高古一世而能視實若虛故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士慕而哀之者以

有其實也予早歲奉與先生有同袍之好蓋嘗知其德而慕之者倍焉叙挽詩之什以申其哀云

汪氏族譜序

江東有十姓九家汪之譜其族大可知相傳隋大業間有汪華者歙人也當天下亂李義兵保障廬郡因有歙宣杭睦饒婺六州之衆以斯唐武德中拜歙州刺史都督六州諸軍事封越國公食邑三千戶追贈王爵至今廟食其地後世子孫散居數郡開化之有汪氏大抵皆其胤也縣治之師地曰汪邊聚族而居者幾十家族之秀曰玘間特其世譜一帙來求叔子得而詳閱之蓋汪之得姓出於魯成公之子生而有文在章手曰汪因以為名後以公子為大夫很采於

穎川子孫世居之以名為氏傳三十世至文和當漢末破黃巾為龍驤將軍中原亂渡江依孫策以為會稽令因家于歙實江東始遷之祖又十四世至華即越公也越公後十六世至元輔遷今居玘之十世祖也自元輔以下皆有家藏遺像於其生卒歲月娶某氏葬某處所載益詳焉呼汪氏之子孫何其多賢耶古者世祿之家以小史繁宗法後進宗法不講而小史之政廢士大夫家風不忘其所自出者賴有譜牒存焉譜牒世脩而不墜每不有賴於子孫之略者乎今觀汪氏自得姓以來二千餘年歷秦漢魏晉唐宋代有賢子孫相繼而緝之故其世系之相續雖如貫珠井非而不乱近世故家大族欲求其譜牒之

詳聞遠若汪氏者固不多見也玘之懶於是心

前之心是又非汪氏之贊子孫乎予因為之叙以勗其後之來者玘字孟良好文多藝能方以賢竒就徵候官於吏部他日必有以考照其宗祐者矣

送監察御史唐公僕政運海南詩序

宣德乙卯春特御史海南唐公某上疏引年詔以

本官致仕三月既望公 陞辭京城士大夫祖送于

都門駕御填道無第謂公進退以礼去就今義嘵嘵

美長以為賢則又形諸頷舌以紀盛集以留去思眷

容鑄錄篇翰用溢以僕知公最深俾引右簡推公之

晦抱坦夷光明無纖芥吟咏待已待人一以自信初

奉造士為新達令縣臨三司負郭其廟公以簡易居

之不見有難事事上後下不爲容也
銅距郡守不能識以爲易已
之私萬公夷然弗苟校會廷臣以求
賢萬公擢江西按察僉事初至官郡守上謁闈立戰
門外但不能仰視公降階趨迎客甚如下無異居令
時後每見必然守益愧悔識者謂公之德重非特
自好者比既而以徵過左遷三衢時淮南夏公守
衢爲政剛毅而取下過嚴公則以寬平濟之夏公所
節自損相好如兄弟而二家子姓亦若朞功焉居效
歲皆以非辜調舉外仁廟當守同日被命援起
行裨間公拜監察御史而夏公出守東萊迨今十
一年年皆七十矣公既引年致政夏公亦將授武辭
祖矣意嘆觀世之從宦者以巧佞媚取富貴厚積多

于無許一毫不起而貽惠於後者多矣君子未嘗不
患也而自外立者不取其中故雖曾頭而復追招
而終豐沃之作德殞武徵若持券而謂在詐邪云其
歸休乎哉南之洲館距南海當昌寧之治化比
盛固公以坦夷光明之心從容進退於礼義之中方
得名德而和以簡迹米秀孰謂海隅之俗不為平州
行義若平古之所稱鄉先生者是矣公其勉之夏公
居東海之濱俟其至而歸也亦將以是告之

節韻堂詩序

豈約乘除之數造物者罕之乎曰造物者不罕其數
而罕其理理也者數之所以生也理弗背數斯不稽
矣松栢之婆娑而貞致能敵歲寒而獨立桃李柔媚

三春搖落矣其數之久遠理使之然也是故進之而
入母者往往有禱告於神而孚安榮於晚歲其
豐約乘除雖若有幾然皆出於自然之理哉天之降
祥爾福必本諸人之德與善孰謂造物者偶之乎誠以
乎哉觀於彭氏母卽集賢堂之什斯信矣彭氏居分宜
之水江世為宦族洪武間子仁孝廉為敘縣令移
善政中歲卒于官二子恪安俱在髫齡未冠有立其
配盧以青年屏棄嫁鞠成二子發以爲士濟字汝霖
以才行拔超越之上虞母氏卒八十而康寧如晝念
顧復之恩而樂其壽考得以其無子也乃頌其堂
曰南臺歸翁之子之歌詠厥長襟之造物者由
已而生之所以興美而福顯之著無不至洋洋乎

演渢乎大節冠章之春容也。問詩云：「手夫委毒之
禍見諸魯。」後世人子因之以祝。生親若無弟，曰壽
无。彭氏母之大節又有足補者哉？詩云：「南山之壽
如松柏之茂。」以贊其節也。不亦宜乎？是爲序。

送常山令高君考績上京師序

開化張大令遣人遠具書曰：閩郡高君，徵大率常山
三年政成，將述職于朝。予所治邑，實而君璽接君。
又予過厚恩有以華耀其行色，以盡交際之義。固
莫如贍言之為愈也。聞于昔嘗而宣君同居，禁近
知君且悉子又能言者為我為文。贈君之行莫如子
宜僕與高君友也。君之行僕不可無言也。又辱以邑
大夫之命，其又可辭耶？僕往年備員翰林，君時在

東朝既又與君同日遷轉每朝必偕鵠立侍殿陛

四方郡縣若守若令上計考績者無虛日天官日

稽羸端課殿最黜陟臧否間有典鄉牧邑政績卓然

異於人者或受知上官得交章薦引或爲下民所親

愛詣闈列秩請留綸音海發於千万人中褒獎激

勅或超遷要地或加資遣還當時觀聽者莫不竦然

嗟賞僕與君等退而私相語曰君子卒以從仕每患

不得行道濟時此極不可行其志哉吾脩職在侍從

進無獻納之益退不能引拔善類朝夕惟旅進退坐

食俸禄有愧此輩多矣諸君他日或有出宰郡縣者

必如是而後可庶矣也夫何嘗果調是職常山也當

聞學之鄉民夥事利君樓上以恭牖下以寬涼亭以

動用是器于上官而忠告章章在民是行也吾知向
與君在千百人中想聽而嘆賞之者君必將身親受
之無疑矣退過往日同祀拉人寧不以得行其志為
君賀但某未得與見之爾姑即是可期必者全為君
錢用以復張君之請若夫遠引襲黃卓舊故事作彝
語為君俱禱義則不暇

送程貳守之官姑蘇詩序

郡之政太守主之二守佐之太守倡之二守和之非
公則不能協非和則不克濟求其協與濟莫忘各正
其心焉正心之要未有善於寡慾者夫慾盛之地生
物必競須給必煩而便安巧後者必衆人心易惑以
動惟其寡欲也舉不以動吾之心故不陷溺於一

偏而無不正矣心正則公公則生明明則所見灼然
而人不能欺政令之出有主之者必有法之者有倡
之者必有和之者不為掣肘不相矛盾事有子協而
濟吾弟信也矣今夫姑蘇之為郡其繁盛自昔而然
其生物之能湏給之頗甲於東南便嬖巧僥之人蓋
亦多有入國朝以來郡之守佐或賢與否為政或
得失失不錄盡知宣德中先皇帝究心於理命大
臣合奉在廷之賢者分布列郡而江右况公实為太
守明而斷勇於力行未嘗患失以固撫其志便嬖巧
僥者不能入則思明比而捨之太守自持益固朝
延左右之譖議不得據樹益卓尔今則恢恢乎有餘也
矣顧之往者予久未知其人焉今懷玉程君仕弘近

拜是命親交賦詩出祖宋徵序士弘昔嘗被太守
同官于朝既知其賢矣今夕聞其爲政矣政之出太
守主之士弘佐之太守倡之士弘和之將如八音之
相宣五味之相資計無有不協而無有不濟者矣矧
士弘以名進士敗產中外有年其目擇密矣而子稚
以寡欲正心之說拳拳爲士弘告者蓋以人心出入
無時莫知其跡苟放而無知求聖賢猶憂況他人乎
士弘遇予素厚予故不欲以死沉夸美之辭取說於
士弘也太守見之必以懲告善道相諭

龍門縣志圖詩序

龍同徐氏三嗣太族也宋司門員外郎許某公孺發
身振耀於時其故第碑碣在莊子孫詩九之誦于今

不裏元時聞孫某為家峯三江先生高弟

國初

茂才授万州司征既至官娶州人李氏踰年生子祥

未笄月被命還朝以祥方在襁褓道遠阻海不可

惜行留其母子依外氏作詩與訣云已而果道卒

長子奉祐歸葬龍岡先墓李新言育梓底于成立入庠

序為士及舉進士不能悉其先世名字行位以爲裕

文至常山鄉族皆驚異明年第進士及第事至衢追

由常山遂歸龍岡登司門故宅以特牲拜廟考墓下

入家廟合祭四世祖考聚族姓長幼昨燕于宗子之

家辨昭穆疏戚之分外姓姻黨亦持酒散來享燕

遠近觀望無弗大嗟嘆異明年拜歙縣令歙雨衝迎

壤復取道宅里推攜其族姓子至親者與俱至官時人

咸謂其有衣錦歸鄉之榮祥亦殊自懷也。徵董吏作
龍岡歸錦之圖形諸歌詠而求序其事于首簡冗人
有子孰不願其才且暨然而自幼至長閑閑以望誨
諭以誨不能免於無似者十尚八九以整弱之婦抱
呱呱之孩去家千里無期功強近之托能無流离枉
札亦幸矣况敢望其成才爲士以榮其親哉持四寸
餘年訣別之辭乎澤如新言猶在耳若梓母子可謂
無媿焉入婦焉人子者矣錦衣來歸以耀松楸以光
泉壤鄉人榮之見諸圖畫形諸誄歌宜矣哉祥字永
昌李行過人司門公之選未艾也

頌江四景圖詩序

江陽鄭士質氏邑之望族也其先君子某敦質好士

龍西邊景昭文進以善畫花卉每擅名當代每自
閩來京師道過江陽必館于鄭氏士質有巧思
嘗從之學畫已能造其室有虛遠近後以茂才卒為
襄永丞繼丁內艱服闋謁選天官文進時方以目工
待詔闕門外士質得與往來究論畫得其不傳之妙
嘗舊藏文淮并作湧江四景乃加潢並成卷求詩入
題詠之徵予作序因得展而熟玩之春秋波溶夏木
陰森蘆葦蕭條於秋水梅竹交映於雪坡而鴛鴦鼎
鴈之屬往來洲渚間以游泳自適觀其模景狀物有
天機流動之妙得造化發育之情廣不盈尺而結密
空閑之態極目無盡對之令人神爽飛越恍若身在
須谿之上而目擊四時之景也噫亦奇矣惜僅存白

廣雅董復生諱肯多讓耶士曾尚政之子與子年
相若交相好而居又相近他日皆得歸若干鄉相向
於磧往来乎湏溪之上心領四時之佳趣尚當為君
即是圖而詠歌之天必有以從吾所願也

贈吏部郎中楊君陞序

永樂初朝廷徵石渠虎觀故事大名儒縕閣中
丞所藏書會而通之以成一代之典自翰林國子
以及四方之士衆數千人而南平楊君逢泰以太常
生與其選日尚羣儒編座談讌言出入館閣者數十年
堪風度潔脩顏悟好文麗澤所被若稼有穀廩庾日
高凌事掄梓擢吏部稽勅主事時次高明如瓊瑩上
不燭精鑒洞見妍醜比事度物游刃迎解自足等

下及于僚友多君之賢交口薦譽秩恭陞拜
階五品親舊之良悅而榮之醵金張筵申君之弟以
申賀禮與得余言為之介猶尚能往歲坐薄書未期
進退蹣躑衆方擯棄君独不以為嫌遇之良厚迄今
歲諸私臆不能忘去值君囂奉因高申其裡頃又
有求之者耶竊聞天官冢宰以佐天子凡邦國
親万民而郎中以下又以佐冢宰相天下者也閱天
下士大夫稽其勛績以明出陟臧否君之職也今天
下士大夫布列京司者姑未暇論惟守令於民最切
於國家至重一郡之守一邑之令得真人而一郡一
邑之民鮮有不得其所苟非其人鮮有不受其惠君
嘗曉夜孜孜以求天下士大夫之才且賢者大臣未

及知一不幸未及用則奉而薦之俾得以專郡邑之
事以安斯民朝得一人焉惟其才且賢暮得一人焉
惟其才且明月積而歲增則天下之才且賢者日益
進而不肖者日以遠民其有不乂安者乎若是於是
職所謂佐冢宰以相天下此其大者循故統於簡牘
掾習文法者足了寧以是為所職之先務哉予雅敵
君喜得居其位以行其道因其鄉人而以此言進

贈監察御史張君志文考滿序

有司之官各有分職自六卿至百執事於所職之外
未嘗敢越位而言御史秩七品視縣令等耳而歲時
持節佩印符委使按歷所部坐各道行院分司方牧
連帥以下旦必趨入揖拜聽受裁度尋命恐後凡所

歷史或臧否數令或有通鑑民坐疾苦皆得爲聞以
言疏快慢帶宜無不可爲者其在內也每朝廷向待
立觀察遇有所至竊不避權貴所以辨等威終致數
使朝廷尊嚴至於斷獄疑者獄之枉者伸之過深
者平反之弗終弗苟務得其情使朝廷法行恩施
用有裕武其真任之重如此可謂歸要矣士君子平
日抱負才氣思欲有所爲者無不願爲御史及爲御
史而剛者或過於猛寬者或失於緩好察者或入於
刻要其中正而不偏具眾善而無過李難美哉饒陽
張君志文由名進士爲御史十年矣良易有容而執
義不回故寛而不縱臨事果毅而心实惻怛故剛而
不猛灼見隱慝而每存忠厚故察而不刻其立朝也

糾正之非辨別黑白清慎任事未嘗過差及其按節
遼陽開陝間所至激揚廉硬扶抑柔悍莫不仰於上
下若君者其中正而不偏具衆善而無過舉者歟於
重大之責顯要之任尚忝焉屬君九載考績得膺大
次之擢同官之良相率來讌言為君賀余於君蓋素
所敬慕者重以諸君之命言其可辭耶遂書以贈

送徐汝章登第还三衢序

開化芝田徐氏衣襍蒙也汝章五世祖為宋郡馬宋
亡死節自其高曾以下皆以儒術取官汝章少孤兄
第三入皆鞠于母氏底于成立伯兄共反李識過入
其季達亦穎悟為邑庠生早卒於是其母復遣汝章
入李汝章幼俊余游激而好率其兄弟遇余甚厚余

嘗以內銀去官絕粒累歲中遭水患狼狽甚汝革先
弟往來慰藉甚至予間至邑或館其家或在庠舍旦
暮過從弗暫舍置汝成歲共辰以明經薦授福建龍
岩令有異政又明年汝革領浙江鄉薦共辰適以舊
官代還來京師而汝革捧檄赴會闈兄弟同寓旅
邸未幾共辰往使毗陵汝革第進士得 賜歸以榮
其鄉里余友徐君邦憲嚴君崇振皆在翰林乃袁集
羣賢之工於吉什者詠歌以華其行以余知之深碑
予序余惟壬子慶辛舍若慶子之在室狎姑息之恩
安富驕之習不知事人之為難及煦而歸衣服飲食
祭祀賓客群責難焉少不慊意取愠於舅姑反目於
夫子視在寧時其益穎矣壬子領科第猶初醮也膺

官守民於之寄群臣莫不盡意取憎於上官反
目於僚友上下掣肘。自滿日之抱負卒不
可施夫然後知其難耳子之歸也極母以一得自滿
持是以矜人當益求其所未至但異日羣賢所發而
取憎之道無有反日之暴不生則沛然若平冥之往
禦矣子歸渴此陵而問焉見其辰試以示之子言
爲何如

榕城十景詩叙

予嘗讀高太史始蘇雜詠愛其體裁嚴整而文雄
麗且使覽者悉知吳下之風俗形勝其導揚流蓋足
以碑翼風雅而潤色職方非徒尚其華藻也蓋內通
都大郡其山川臺榭率多前賢往哲之所復之故因

之而得名後世好事者登臨懷古有碑立於千載
之下者矣七閩為南越輿區山川名勝不在吳會下
暨壇巨擘代有其人而未嘗見其紀錄豈有之乎予
偶求之見耶三山包珥有榕城十景詩進士君詩
以示予求敘其題有所謂靈源閣者有所謂一室門
者又有所謂九仙山百花陽者又有所謂鶴鳴池宿
須洞者軒曰掛月亭曰曲水臺曰凌霄樓曰拱極或
以帝王宸翰得名或以昔人游跡肯構或有靈蹟與
跡可以尋考皆擅溪山之勝而為一郡之偏觀焉然
此特邑氏之近居得之瞭然者其他不甚知且將
什百於此矣

國朝閩中諸先輩以詩鳴于夫家徵

者首推南宮林氏予不識其人而見其所著鳴盛集

世益高太史仲伊間而遁婉過之其他若浮丘
俊儒皆山之與雅漫士之沾翰移律之和平齋
之超越玄之又玄之奇謂其皆自然有文章當於交數
公而今不可作矣近年以來間於也入卷中見聞中
作者多不識其人而此洪峰卷以人意必有僂寒林下
自得獨至而不求知者孔子曰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也信矣包君試詩歸鄉里必有備而和者鏗鏘炳
輝以殫一朝之名勝俾與姑蘇并美于世是其
子福也哉故先君以偈責無予不得而辭之也成七
閩之望族瑤學才高後事得官有才而可稱者云